



毕淑敏小说精选集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女心理师（上）

毕淑敏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女心理师

(上)

毕淑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心理师：全3册 / 毕淑敏著. — 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5133-2454-0

I. ①女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4922 号

女心理师 (全3册)

毕淑敏 著

责任编辑：汪欣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封面设计：一千遍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88

传真：010-6527089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：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张：27.25

字数：505千字

版次：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33-2454-0

定价：88.00元 (全3册)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北京
和平里照相

毕淑敏小照



20 世纪 70 年代的毕淑敏



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立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35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16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东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2001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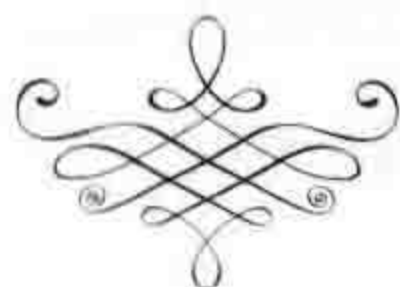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



- 最悲惨的故事在心理室的地板下 / 001
- 三个人当中，至少有一个说了假话 / 011
- 第一个来访者，打算大闹追悼会 / 039
- 第二个来访者，已经开始下毒 / 050
- 第三个来访者，我是 T，她是 P / 058
- 第四个来访者，要求清场 / 069
- 第五个来访者，我家的婚床上躺了十个人 / 082
- 第六个来访者，101 个洋娃娃和我一道火化 / 103
- 该说出真相的时候沉默，是一种卑鄙 / 118
- 人都害怕被遗忘，但前提是我们要被人记住 / 122

短信乌鸦般降落在显示屏上 / 141

你不能喝水，喝水会冲淡紧张 / 158

往事被言语的荆棘勾连而起，灵魂被刺得出血 / 192

厌倦是抵抗焦虑的第一道封锁线 / 207

世界上有一种爱叫退出 / 222

前面是一堵墙。当你以为头破血流之时，却穿墙而过 / 226

诅咒是对地位的变相尊崇 / 234

附录 / 246

编辑说明 / 250

最悲惨的故事在心理室的地板下

女心理师贺顿大病初起。

早上，发烧。丈夫兼助手柏万福说：“请病假吧。”

贺顿说：“跟谁？跟自己？”

柏万福说：“跟我。我安排来访者改期。”

贺顿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，唾沫像一颗切开的朝天椒，擦过咽喉。说：“不成。这关乎咱的信誉。”

柏万福反驳：“那也不能成了自己的周扒皮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能行。”说罢，加倍服了退烧药，起床梳洗。为了掩盖蜡黄的脸色，还特别施了脂粉。修饰一新，居然显不出多少病态。柏万福只好不再阻拦，他知道贺顿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人。

好在诊所就在楼下，交通方便。贺顿两膝酸软，扶着栏杆从

四楼挪到了一楼。如果是挤公共汽车，那真要了命。

走进工作间，时间还早，第一个预约的来访者还未到。

淡蓝色布面的弗洛伊德榻，静卧在心理室的墙角，仿佛一只吸吮了无数人秘密的貔貅，正在打盹。传说貔貅是金钱的守护神，只吃不拉，没有肛门，因此腹大如鼓。心理诊所的弗洛伊德榻，吞噬的是心灵猎物。心理室到处都栖身着故事，一半黏在沙发腿上，四分之一贴在天花板上，那些最诡异的故事，藏在窗帘的皱褶里。一旦你在傍晚抖开窗帘，它们就逃逸出来，一只翅膀耷拉着，斜斜地在空气中飞翔。还有一些最凄惨的故事，掩埋在心理室的地下，如同被藏匿的尸身，在半夜荡起磷火。

生理医生穿雪白的大褂，心理医生没有工作服。贺顿觉得这不合理，衣服如同盔甲。在心灵的战场上刀光剑影，没有相应的保护如何是好？家就在楼上，如果没有外在服装的改变，让她如何区分自己的不同角色？于是，她把几套常服，定位成了自己的工作服。上班的时候，如同武士出征，随心情挑选铠甲。今天，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毛衣，下着灰蓝色的长裤。每当她启用灰蓝衣物时，谈话过程就格外顺利。如同犀利短剑，适宜贴身肉搏。也许，人的潜意识就是灰蓝色的，我们的祖先是鱼，来自海洋。

贺顿听到外面候诊室有声响，是负责接待的职员文果来了。

贺顿问：“今天预约的人多吗？”

心情矛盾。作为独立经营的心理诊所负责人和心理师，当然

希望来访者越多越好，但随着工作量剧增，有时又很盼有几天颗粒无收，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。

“多。”文果打开公文柜子的锁，拿出一沓表格递给贺顿。“第一位姓无，点名要您治疗。”

“吴什么？”贺顿问，名字常常能透露出讯息。

“不是口天吴，是一无所有的无。柏老师约的访客，那人无论如何不肯报名字。”文果咂嘴。

约定时间前一分钟，一位男士走进来。“贺顿心理师已经来了吧？”单刀直入。

“是的。她已经在等您了。”文果答道。柏万福看着登记表上的“无”字，总觉不宜，想努力挽回一下，说：“您的表格还请填确切，这也是为了您好……”

男子傲慢地打断他的话说：“怎样对我自己更好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们的规章制度里并没有说如果不完整填写表格，就不接待来访。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的制度定得不够严谨……”该男子用无名指歪向墙壁，那上边挂着“来访者须知”的告示。他接着说，“……以后可以改过来，让我这样的人没有空子可钻。这一次，恕冒犯，我就直接去找心理师了。”说完，不待文果和柏万福有所反应，大步走进心理室。

贺顿端坐在沙发上，因为疾病和虚弱，微微喘息着，直觉告诉她来者不善。

男子身材高大，面容冷峻，着黑色西服，好像刚从葬礼归来。贺顿努力微笑着站起身，说：“我是贺顿。你好。”

“我不够好，所以才来找你。”男子冷冰冰地回答，眼光有着洞察一切的杀机，顾自坐下。

贺顿也落座，说：“怎么称呼您呢？”

“你就叫我 X 好了。”男子的声音依旧没有任何热度。

“先生，您很特别。”贺顿说。她不愿称他为“X”，好像一道算式中未知的字母。屋子里没有其他的人，“先生”二字就成了代称。

“特别”是一个中性词汇，可以指优秀，也可以指另类。在贺顿的经验里，这是一个安全的港湾，一般人会按着自己的理解美化这个词。

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才特别。”X 先生不上当，反唇相讥。

贺顿不愿在谈话的开头就进入对立，放下话题，另起一章。“您到这里来，有什么要讨论的事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那个人干脆地封死了这个方向。

贺顿锲而不舍，说：“如果没有要讨论的事情，您这样一大早地赶了来，为了什么？而且，这些时间都是收费的。我想，您不是一个慈善家，专门来施舍我们的吧？”贺顿不喜欢这种暗藏玄机的气氛，索性举重若轻，来个玩笑。

男人的脸色稍微松动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要和你讨论，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。”

贺顿说：“心理访谈，必须是本人亲自来。”

男人说：“她来不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男人说：“你看了就知道。”说完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，取出几张照片。

照片上是一个村姑装束的女人，手牵一缕柳枝，小心翼翼地笑着。

“不认识。”贺顿端详后回答。

“这张呢？”男子目光如炬，又递过来一张照片。

一眼看过去红彤彤霞光万道，一道粗重的白色堤岸，很不协调地横亘在红光之中，似海上日出。定睛一看，红色是一摊血，白色是苍白下垂的手臂，正中是壕沟般的深深切痕。

“这是……”贺顿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，一半是退烧药的功效，一半是严重惊吓的后果。这显然是一个自杀现场，根本没有出现头脸，认不出是谁。

“割腕。”男子的口气冷若冰霜。

“您让我看这些是什么用意呢？”贺顿绝地反击。她不能让这个男人像猴子探宝似的一张张往外掏照片，让自己猝不及防。

“不要着急。马上你就会明白了。”男人说着，递过来第三张照片。

“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”

贺顿看了一眼。只一眼，她认出了她。

“我认识。”贺顿如实禀告。

“我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她的问题。她从你这里咨询完以后，回家就和我离、婚、了。之、后，又、割、腕、自、杀……”男子一字一顿地说。

贺顿用手指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即使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心理医生，也控制不了自己惊叫的欲望。手指间的气流把额发冲起，直指天花板，基本上是怒发冲冠的效果。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恐惧。好在持久的修炼让她把惊叫的后半部分，压缩成了一个鸡蛋大的气团，强行咽下，胃马上开始了痉挛疼痛。

“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知道你和她说了些什么。”男人双目喷射怒火。

那个女人是大芳。

贺顿一阵恶心，她不知道是高烧卷土重来还是这个消息让她心智大乱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她都要坚持。这不仅牵连声誉，更是人命关天。

她调整了一下心态，说：“你是老松了？”

老松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她是这样对你称呼我的吗？好，我就用她封给我的这个名字，老松。”

贺顿说：“老松，非常抱歉。你妻子对我说过什么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老松咬牙切齿：“血流成河了，你还嘴硬！”

贺顿沉住气说：“如果公安局找我，我会如实报告，但你不行。你只是一个普通来访者，我不能把另一个来访者的情况告诉你。守口如瓶，是我的职业操守。”

老松说：“我必须知道你跟我的老婆说了些什么，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！”

贺顿说：“在我这里，请放弃幻想。你想达到目的，另有一个很好的方法。”

老松不解：“是何方法？”

贺顿说：“很简单，你可以直接问你老婆。”

老松说：“她不告诉我！”

贺顿说：“你们身为夫妻，是世界上最紧密的关系之一，她宁肯死，都不把心里话告诉你，你还来向一个外人问发生了什么？这本身就是悖论！也许，你最该问的是你自己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！”

老松被这句话魔法般地震慑住了，半天才缓过劲来，说：“你决不肯告诉我真相？”

贺顿说：“是。如果你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，就是想探听出你妻子曾经跟我说过什么，那你可以走了。我会通知工作人员，这并不是一个咨询，退还你费用。还有什么事吗？”贺顿站起身，扶了一下沙发，以抵挡突如其来的昏眩。

不想老松在听到如此斩钉截铁的话语之后，反倒平和了一些，说：“通过和我妻子的谈话，你了解我吗？”